



毕业

叶楚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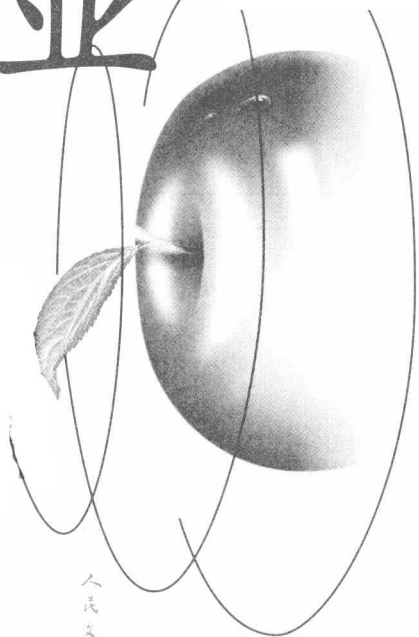


以前总是大大咧咧的我们，到了大四，似乎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是有隐私的人。即便是亲兄弟，恐怕也有一些不能互相分享的秘密吧。而电脑，是进来就能一览无余的宿舍里唯一可以保留隐私的地方。忘了是谁最先设置密码的了，但大家很快就都这样做了。



毕业

叶楚炎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业 /叶楚炎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616-0

I. ①毕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93078 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王玉川 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90×1290 毫米 1/32 印张 7.5 插页 1

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978-7-02-008616-0 定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楔 子	001
第 1 章 悬案	004
第 2 章 秒杀	014
第 3 章 恋爱	021
第 4 章 往事	030
第 5 章 面试	040
第 6 章 自尊	050
第 7 章 冷漠	058
第 8 章 分手	069
第 9 章 困兽	078
第 10 章 怒气	087
第 11 章 应聘	096
第 12 章 匿名	104
第 13 章 好友	114
第 14 章 人性	126
第 15 章 天意	136
第 16 章 嫉妒	145
第 17 章 吵架	153

第 18 章	情书	163
第 19 章	误会	171
第 20 章	刺探	180
第 21 章	坦白	192
第 22 章	回家	201
第 23 章	真相	210
第 24 章	遗书	220
尾 声		229

楔 子

星期五下午，我匆匆地赶回学校，身上笔挺的西装勒得人全身都不自在，或许先回宿舍换套衣服？拿出手机，看了一下时间，还有十五分钟。算了，就这样去吧。

快步走过教学楼，学生三五成群地从里面出来，背着书包，有的手里还提着暖水瓶，大多和我一个方向，脚步也是一样地匆忙。

走过教学楼，还有两百米左右就是目的地，已经能看到那儿熟悉的屋顶。我又加快了些速度。

就在这时，隐约就听到后面传来了一声闷响，略回头扫了一眼，周围所有的学生都向教学楼那儿围了过去，还有女生的尖叫和哭泣声。

“怎么了，又是谁把暖水瓶打了吧？”

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，脚下却没有丝毫减慢的意思，依旧往前走。终于走到了那栋建筑前，又闻到了那股味道，熟悉得发腻，但跑了一天下来，即便是腻，也还是让原本空落落的心里觉得有些踏实，我微微笑了笑，掏出了饭卡。

这是学校里最大的一个食堂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。

晚饭时，食堂从五点开始打饭，六点半停止。但一般说来，六点以后就没什么可吃的了，除非用各种菜的剩汤泡饭吃也能让胃满足。

走进食堂，看看里面悬挂的大钟，五点五十，虽然和六点相去不远，但在菜的品质和数量上却有本质的区别。我快步走向那个窗口，看了一眼大托盘的菜，满意地发现我想吃的菜还有很多。

“番茄牛肉，四两米饭。”

坐下来开始吃饭的时候，才觉得腿是酸的，酸到连盘子里的番茄牛肉都丧失了往日的味道。不过红通通的菜还是很刺激食欲，不到五分钟，连饭带菜，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

这时我抬起头来，稍微打了一个饱嗝，忽然发现今天食堂里的人几乎比往常少了一大半。

“或许是周末吧，许多人不在学校里吃饭？”

我正这样想着，就看到很多学生都在接手机，或是低头看短信，又匆匆扒了两口饭，就丢下碗筷，向外面跑去。

“这都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晚上有什么电影或是演出？”

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忽然振动了一下，是条短信。

我掏出手机，上面显示发短信的是喷壶，我把手机又揣了回去。

不用看我也知道喷壶找我是什么事。他晚上要和一个女生约会，是在QQ上聊天认识的，还没见过面，想借我的西装充充门面。为了这件事，他已经软磨硬泡了一个星期。

我决定先拖拖他再说，反正他约会时间是在七点，还早得很。

一阵狼吞之后，肚子里已不再那般饥饿，又端起盘子吃了几口，才体会到些享受食物的乐趣。

吃过饭，喝了碗免费的汤，又坐在那儿缓了缓劲，看看时钟，已

到了六点一刻。

“差不多了。”我站起身,准备回宿舍。

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又猛烈地振动了起来,这次是电话。拿出来一看,还是喷壶。

“这小子坐不住了。”我在心里暗笑着,就是不接,反正马上就回宿舍了,见了面再说。

走出食堂,手机还在振动着。我忽然想起刚才看手机时,手机已显示电量不足,这样振动下去,恐怕一会儿就会没电关机。而这么关键的时候,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关机的。

我按下了接听键,没等喷壶开口,先说道:“我这就回来!”可喷壶说出的话却把我惊呆了。

“你听说了吗——有人跳楼了!就在教学楼那儿!你知道是谁吗?薛令威!”

第1章 悬案

回到宿舍的时候,已经八点。推开门,三呆子和浣熊都在盯着电脑,没人睬我。

我爬到自己的床铺躺下。

过了大概有一刻钟,三呆子突然开口道:“跑哪儿去了?喷壶等你一直到六点五十。”

见我没答话,三呆子又说道:“对了,刚才巫婆打电话到宿舍找你,说打你电话一直关机。”

我有气无力地答道:“手机没电了。”

巫婆找我干什么?

巫婆不姓巫,名字也和巫婆二字没有任何关系,而且还是个男的。

巫婆教的课程是“大学生修养”,同时又是我们年级的辅导员,年纪大我们几岁,算是同校的师兄,一毕业就留校当了老师。

巫婆的大学生修养,我只上过两三次,其中一次,或许是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,他讲述催眠,并拿大家当试验品,现场演示。

其实也用不着催眠,因为当时一多半的人都趴在座位上睡觉。

不过当他开始演示催眠的时候，原本睡觉的人反倒醒了。大家发现，他催眠时的姿态和他所声称的“心理科学”相去很远，反倒很容易就联想起邪恶的巫术。因此，“巫婆”便成了他的绰号。

大学里的辅导员比中学要轻松得多，不用每天和学生见面，甚至不用每年都和学生见面。大学四年，我见到巫婆的机会，不会比我去上大学生修养的次数更多，而他找我，更是一次也没有。

这个时候，巫婆找我做什么？难道是……

三呆子的话又打断了我的思绪：“你知道了吧，薛令威的事？”

我哼了一声。

三呆子仿佛没有意识到我的不耐烦，继续喋喋不休：“喷壶发短信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正在排队买明晚的电影票，排了半个小时，就快到我了，可看到短信我就冲到教学楼那儿去了。唉，你去看过了吗？”

教学楼！听到这三个字，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。

接完喷壶的电话，我就往教学楼跑去。

教学楼下早已围满了人，我使劲挤了进去。里面都是保安，手拉手排成一圈，不让人靠近。

从保安之间的缝隙往里面看，地上没有人，只是用粉笔勾勒出一个个人形。那个人形蜷曲着身体，不知是我的错觉，还是因为那线条的边界画得并不平整，我分明觉得那个人形在颤抖，那一刹那，仿佛整个地面都抖动起来。

紧接着，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迹，还没有干涸的血迹。

比我之前在《喋血双雄》之类的枪战片里看到的血迹更鲜艳、更刺眼。

突然，我冲出人群，全力地奔跑。一直跑到校园里的后山上，

实在跑不动了，才停下脚步，扶着一棵树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接着就是胃里一阵翻腾，一张嘴，晚上所有吃的东西都喷薄而出。

这时，我最后悔的是，打什么菜不好，为什么非要吃“番茄牛肉”？

“太悬疑了！”说话的是浣熊，他终于从电脑前挪开了眼睛，转过身来，满是兴奋的表情，以至于每颗青春痘都像通了电的小灯泡一样，散发着亮红的光。

浣熊不仅是宿舍里的电脑专家，也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士：“我把 BBS 上所有关于薛令威跳楼的帖子都端详了一遍，你们知道有多少种版本吗？——不下数十种！有说他是自杀的，也有说是他杀的，有说是在楼顶玩，一不小心滑下去的，还有说是他在排演剧社的戏，太入戏了，一激动就跳下去的……”

三呆子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这怎么可能？真是脑残！”

三呆子的质疑丝毫没有影响到浣熊的兴致，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，“最邪乎的是，据说很多年前，就有人从那个楼顶跳下去，也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并且跳的那人同样是一个快毕业的学生……”

三呆子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之前隐约听说过这件事情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通向教学楼顶的门一向是被锁着的，好像从没有学生上去过。

“今天这件事……是从楼顶跳下去的吗？”我问道。

见我发问，浣熊满足地露出在信息占有量上的优越感，“当然是，这已经被目击者确认了。还有人说，在薛令威跳楼之前，好像看到楼顶有两个人。”

“两个？”三呆子吐了吐舌头，“难道真是他杀？”

浣熊拿起一支笔，叼在嘴上，右手握住笔端，模拟烟斗的形状，点了点头，“所以，我觉得这一定是宗伪装成自杀事件的谋杀案！”

“这也不一定。”三呆子想了想，“你难道没有听说过‘求代’？古代小说里常有的。”

“求代？”虽然同在中文系读书，但浣熊只是外国推理小说的爱好者，一说到古代文学就傻眼了。

这下轮到三呆子得意了，“就是说那些服毒、溺水、上吊的人，由于是非正常死亡，所以他们的鬼魂不能进入阴曹地府，而是留在原地。他们会等待一个人出现，一年、两年，甚至是数十年、上百年，直到有人在相同的地方，以和他们相同的方式死去，这些鬼魂才能得到解脱，进入正常的轮回程序，重新投胎做人。”

浣熊咽了口唾沫，“可要是一直没有人出现呢？”

“那这些鬼魂就一直等下去。当然，这要看情况，有些不安分的忍耐不住，也会跳出来，主动引诱别人自杀，好让他自己早日解脱。这就叫求代。你说有人看到两个人影，说不定就是之前的那个鬼魂在引诱薛令威自杀了。”

明知三呆子说的话荒唐无稽，但他说得太过阴森，我和浣熊都有点不寒而栗，三呆子也像是被自己说的吓住了，说不出话来，一时间，屋子里静得有些可怕。

“叮……”猝然出现的铃声险些将我们惊得跳起来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有些讪讪的。

浣熊一指宿舍里的电话：“一定又是巫婆，找你的。”

我跳下床铺，去接电话，心里想着，“到底是巫婆，专挑气氛这么合适的时候来电话。”

拿起话筒，喂了一声，里面却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：“浣熊在吗？”

我对浣熊招了招手，“你的。”

浣熊去接电话，只“喂”了一声，就迅速调整到他的家乡话，我和三呆子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暧昧地笑了笑。

我们都知道电话里的女生是谁，她叫张露，是浣熊的同乡，自幼儿园起他们就是同学，考上大学后，也在一个城市里，不过是不同的学校。

浣熊虽然不喜欢古代文学，但李白的那首《长干行》却时常挂在嘴边：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。”不用说，他对张露是很有些想法的。

可张露似乎却对浣熊没有任何的想法。读大学后，在他们学校结交过几个男朋友，不过都吹了。

每次张露交了男朋友，宿舍里的人都会知道。倒不是浣熊嘴碎，而是每到这个时候，他都会在宿舍里喝得大醉。

在宿舍里打电话，即使用再小的声音，也会像大喇叭广播一样，清晰地灌进每个人的耳朵里，只有家乡话可以起到一些加密的效果。

但相处了四年，浣熊的家乡话早已被我们破解，和听普通话也没什么区别。

从浣熊说的可以知道，张露打电话过来，是问薛令威这件事。这时我才想起，大一的时候，在浣熊的牵线搭桥下，我们班的男生曾经和张露她们班的女生举行过一次联谊。我、浣熊、三呆子、喷壶都去了，薛令威也去了。那时，他还是我们班的。

浣熊方才在 BBS 上的一番苦修显然有了用武之地，将整个事情的详细情况、各种小道消息，再加上他对此事的看法和推理，都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。以至于我一直在心中感叹，浣熊这么好的口才，不去当新闻播音员兼评论员实在太可惜了。

浣熊挂上电话，脸上的青春痘越发艳丽夺目，却又极端克制地摇了摇头：“到底是女生，她们宿舍居然有人在哭……”

三呆子也笑了笑：“女生嘛，心软些，爱哭些也是奇怪的……”

刚说到这里，三呆子忽然愣住了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幽幽地说道：“还记得吗？薛令威原来和我们一个班呢。”

这话一说出来，大家都不言语了，房间里填满了难耐的沉默。

这时，电话铃又适时地响了起来。浣熊就在电话旁边，飞快地抓起电话，听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杨老师……他在！”又朝我招招手。

巫婆姓杨，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。他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让我马上到系办公室去一趟。

浣熊朝我挤挤眼睛：“有好事啰！”

一般说来，大四下半学期辅导员打来的电话都意味着工作的机会。在此之前我们都填过找工作的意向表，包括想去哪个城市，做什么样的事情。由于我们学校还算小有声名，有些需要招聘的单位也会通过或明或暗的关系，向系里面打听有无合适的人选。系里根据我们填的意向表，再依照成绩的先后，会联系我们，去相应的单位面试。通常这些单位都不是特别好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机会一向是聊胜于无的。所以此时辅导员打来的电话，比任何时候都要受欢迎。

我本想脱了西装，换身运动衣再到系里去。稍一考虑，还是决定就这样过去好了。电话旁悬着一面镜子，用眼角稍微扫了一下，早上打理过的发型基本上还是一丝不苟。

和浣熊、三呆子打了个招呼，出了宿舍，往系里走去。

巫婆这么急着喊我过去做什么？难道是招聘单位来人了，就在系里等着？我暗自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除去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，按成绩算，大概也该轮到我了。这么一想，心里不禁轻快了

许多。

走到系办公室门口，隐约听到里面有人说话，应该不止一个人。我又用手扯了扯西装，把领带扶正，然后抬起手来，便要去敲门。

还没等我敲，门先打了开来，我不禁怔住了。

站在我面前的是云若翼，同班同学，也是学校话剧社的社长。

她看见我，同样觉得有些意外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低着头，从我身边走过去了。

接着我便听到了巫婆的声音：“是岳重山吗？”

我连忙走了进去，这才发现除了巫婆，办公室里还坐了五个人，其中两个我认得，分别是系主任和副主任，另外三个……

巫婆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站起身来，向我一一介绍，另外三个竟然都是学校的领导：保卫处处长、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，剩下一个居然是位副校长。怪不得有些眼熟，经常能在学校网页的重要新闻一栏里看到他的照片，然而真人，我是第一次看到。

这么强大的阵容，找我做什么？

可能真是有些不属于常人的特异功能，在解决了我的疑惑之后，巫婆又迅速体察到了我的惶恐，温言安抚我道：“不要紧张，几位领导只是找你了解一下情况，你知道什么直说就好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问话的是保卫处长，声音极其浑厚，像是传说中用丹田之气说话的人，一开口就把我镇住了。

“你认识薛令威？”

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记得有部美剧里说，舔嘴唇是撒谎的一种潜表情，但面对这个问题，无论如何我也撒不了谎。

“认识，大一时，他是我们班的。”

“你和他很熟吗？”

我不假思索：“还行吧。我俩大一做过一年的同学，如果细算起来，还是从同一个县城里考出来的。”

保卫处长若有所悟地点头道：“同学，又是同乡，那你们应该很熟悉了！”

说了两句话，我已经不像开始时那样紧张，思路也渐渐恢复正常的运转。这样的阵容，如此的架势，原因只有一个：他们在调查薛令威坠楼的事情。

不知道他们为何会找我过来问话，或许这只是一个例行的程序，每一个和薛令威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被询问到。

但同时，直觉又告诉我：说得越多，麻烦越大。更何况对于我而言，正处在人生最为关键的时刻，任何一点疏忽，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，更不要说是牵扯到这种关乎人命的麻烦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有些后悔刚才贸然说出的话，努力辩解道：

“其实也不算很熟。我俩是从一个县城里考出来的，不过是在不同的中学。大一是同学，可毕竟是在不同的宿舍，平时也没有太多的接触。他离开我们班后，一般只在年级的通选课能见到。有时在校园里遇见了，也会打个招呼，仅此而已，并没有太深的交情。”

“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
最后一次，不知为何，这四个字让我的胃有些刺痛起来。我使劲忍耐了一下，又想了想，揣摩着怎样回答更为合适，顿了一顿，才说道：“实在记不得了——可能是几个星期前吧，好像在系里遇见他一次，互相点了点头，也没说什么。”

“那之后呢？就没有遇见过？”

我认真地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应该没有。”

“你肯定？最近几天你都没有看到过他，或是和他说过话？”
保卫处长加重了语气，声音浑厚到在整个房间里回荡。

我重重地点点头，以表示自己毫无疑义的确信。

保卫处长蹙眉盯着我，眼神好似冰冷的利剑，要穿透我的身体，直刺我的灵魂。其他领导的眼神也适时地围逼过来，一样的犀利。

我觉得有些喘不过气，不安地挪了挪屁股。

保卫处长轻轻眯了一下眼睛，微微收敛眼中的寒芒，“换个问题吧——你今年大四？”

问这个可能是想让我轻松一下，但面对这个问题却让我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。

“是的，还有三个月就毕业了。”

“近在眼前啊。”保卫处长的语音一步步恢复到原始的浑厚状态，但听上去温和多了，“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没着落，正在找。”

保卫处长点了点头，同情地说道：“现在找工作没那么容易吧！”

我点点头，虽然这几乎是世人皆知的秘密，但保卫处长此时的体恤还是让我受宠若惊。

“那在找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们同学之间——或是同乡之间，有没有经常相互聊聊？”

我刚要顺势点头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转而摇了摇头：“这段时间，大家都很忙，每天在外面跑，回到宿舍都累得不行了，哪有空聊这些。”

保卫处长低下头去，在纸上记了两笔，不知真是要记录我说的话，还是在掩饰他脸上掠过的一丝失望。